

中国文学出版社

陈耐秋 凌晨 译

一法一帕特里克·夏穆瓦佐 著

法国当代小说精品

魔 梦 的 后 代



I 565.4

220-C2



农干院 B0052842



—法—帕特里克·夏穆瓦佐 著
陈耐秋 凌晨 译
中国文学出版社

法国当代

魔 梦 的后代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97-010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梦魔的后代/(法)夏穆瓦佐(Chamoiseau, P.)著;陈耐秋,凌晨
译.-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7.8

(法国当代小说精品)

ISBN 7-5071-0405-2

I. 梦… II. ①夏… ②陈… ③凌… III. 中篇小说-法国-
现代 IV. J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7)第14793号

梦魔的后代

中国文学出版社 版发行

(北京百万庄路24号 邮政编码:100037)

发行部电话:(010)68320635 68326644-2372

北京市华文印刷厂 新华书店经销

1997年9月第1版 1997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6.375

字数:125千 印数:1-5000册

定价:8.80元

一位博采多种语言之长的作家

安的列斯群岛的法语文学，早已硕果累累，而今自成一体。它以不断涌现的作品，在世界的这一隅融合着多种文化，寻觅着昨天还是禁区的陈年往事，在既光昌流丽又险象环生的现代世界中艰难地前进，为一种语言在多种语言材料中孕育和形成作了大胆的尝试。安的列斯群岛和加勒比海地区在世界文化融合中开辟出了一块令人眼花缭乱的园地。

帕特里克·夏穆瓦佐属于对丰富的黑人文化概貌并不刻意探索，但对现实的安的列斯人的详细情况却极为关注的那一代人。什么是详细情况呢？应当更确切地说，是人生百态错综复杂的整体，是对历史和语言寻根溯源的探究，是对我所称之为安的列斯文化的阐释，这种文化是如此现实地存在着，同时又面临着威胁。

毫不奇怪，帕特里克·夏穆瓦佐出版的第一部小说，也就是这部《梦魔的后代》，把我们带进了马提尼克岛独轮车夫的世界里。车运或搬运的零活，从广义而言，是一种低贱的工作，日复一日，天天都有。在形成中的安的列斯城市里，这种工作成了一种生存经济——一度成为农村中的法则——的驱动力，而且还是继续生存的方式。谋求继续生存的本领蕴含着不发达民族苦乐参半的才能。Le djob(零工，短工)——这是一个英语借词，这个词可以让人们更好地联想到词义的“差异”——标示出这种谋求继续生存的本领的“产业化”阶段。独轮车夫自有诀窍，这

就是在每个街道拐弯处都能想出谋生之道。独轮车夫创造着自己的行业用语,其代码只有使用者明白,但是它的丰富内容向周围的人们广为渗透。独轮车夫的言语激励着一种希望,这种希望天天萦绕在脑际,产生一种魔力。市场——独轮车夫的天然之家——确实是世界上包容万物的场所。

要探测这么一片领域,其描述技巧只能超越表面现象,从深层揭示出独轮车夫那种与生存机制相一致的难以想象的闯荡人生的欲望。在这里,我们又见到了一方面是 J·S·阿莱克西斯^①,另一方面是 A·卡彭铁尔^②所称之为的魔幻现实主义:巴罗克风格文学的酵母,南美洲提供了这种文学的范例。

但是,独轮车夫在日趋减少,他们受到了不断增加的超级商场的冲击,受到了大量输入的消费激增的冲击,这种激增甚至不再证明有必要设立零工职位,也不再证明,哪怕是在名存实亡的形式下,有必要竭力日复一日地保留这种职位。在经济学家看来,这里正是一个充满文明危机的社会在顺境中发展、在饱和中消费的主要奥秘。从那时起,独轮车夫就作为一种基本的抵抗力量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他们栩栩如生的形象表达了我们未曾意识到的思想,他们的行为举动(悲怆的举动)让我们反思对大家都有益的问题。

在夏穆瓦佐所叙述的故事里,我们在玩味他语言表达力的同时,很欣赏他的技巧。时间的冲洗,留下多少教训,而他的技巧经受住了考验,仍然富有生命力。他在叙述中巧设悬念,情节的发展,险象环生,最后以各种幽默和放荡不羁的情节作为结局。在这里,我见到了克里奥尔讲故事者精妙的叙述:欲言又止,不能不叫人产生期待。谜底一揭开,让人惊叹不已,给人启

① 海地作家——译者注

② 古巴作家——译者注

迪无穷。这种写作技巧在帕特里克·夏穆瓦佐的第二部小说《故事大王索利博》中再度反映出来。

这种技巧,在法语和克里奥尔语的融合——昨天还是离经叛道的悖谬——中体现了出来。在这里,有人会指责安的列斯作家牺牲克里奥尔语或对它不作必要的保卫而去“丰富”法语,从而戕贼法语,以一种过多的、新的芜杂内容给法语带来潜在的分解危险。指责都是集中在枯燥无味的、同样的语言法则上。语言不存在先验的推理,如同它不能超越自我一样。克里奥尔语和法语的融合曾经被看作是脱离法则的,那是因为当时是法语的一统天下。但是,语言的文学实践恰恰是有可能在我们手里让语言摆脱清规戒律,即使它们在使用中并非无可指责,至少我们今天可以声称它们在实际使用中不会是单义的。人们对多语言论的酷爱促进我们进行这方面的研究。这种酷爱丝毫不意味着我们要把一种语言混合到另一种语言里去。恰恰相反。全世界所有可能存在的语言,在创造力和精确性方面,都在向追求某一种语言的“诗意”的人要求更多的东西。

然而,这些朴实而不深奥的论述并没有使我们忽视夏穆瓦佐创作小说的才华。在加勒比海这个多种语言的世界里,他本人提醒我们,他自命为“博采多种言语之长的作家”,“夏氏鸟”^①、“夏氏野生动物”,时刻谛听着来自远方的声音。这声音在我们的脑海中引起了共鸣,给我们的未来指引着方向。我们认为,他是在口语和笔语的毗邻地带耕耘,那里展现着文学的一幅现实的前景。

保持并促进安的列斯群岛克里奥尔语的繁荣,同时把克里奥尔语与法语中的方言区别开来,这就需要在这毗邻地带勇敢

① 本书作者的姓氏“夏穆瓦佐”,系法文“Cham”(音译为“夏”)与“oiseau”(“鸟”)拼合而成,此处作者有意将自己姓氏拆开,以示幽默,故译为“夏氏鸟”——译者注

地驰骋。搞好这项工作的方法之一就是使法语具有克里奥尔语的创造能力,这对两种语言来说,无害而有益。在这方面,夏穆瓦佐新颖的表达方式真是层出不穷,常常并且是质朴无华地深入到被认为文学题材的移植中,我们在阅读中获得了少有的享受。我们从 A·卡彭铁尔的作品中,从 L·利马^①的精妙的旋涡派诗中,从海地作家弗朗克蒂埃纳用克里奥尔语写的文章中,从牙买加诗人和迈克尔·史密斯的唱词中也获得了同样的享受。

我们真正的加勒比语是可以这样集合地表达的。之所以从我们渴望的(我们塑造的?)几个主人公身上演绎出一个个故事,并通过他们集中体现了生活的苦难和人们的顿悟,是因为从我们的美洲涌现出了同类的显在内容与隐秘内容相结合的篇章。在这里,帕特里克·夏穆瓦佐给我们作出了匠心独运的诠释:既忠实于流派整体的色彩,又迸发出个人灵感的火花。听听他的娓娓叙述,从中获得乐趣吧。

爱得华·格利桑

① 古巴作家——译者注

此书谨献给

我的朋友“乌鸦”^①先生，
他给了我写作素材。

我的妻子蒂奥—蒂奥，
她给了我基本思想。

我的母亲尼诺特，
她给了我一切。

——帕·夏穆瓦佐

① “乌鸦”系作者的一个朋友的绰号——译者注

……野史使正史漏洞百出，它把那些试图竭力阻挠“野史”史实真相大白而还没有来得及审视自己的人抛弃到追悔莫及的边缘。

——爱德华·格利桑：

《论安的列斯群岛》

（瑟约出版社）

诸位女士和先生，法兰西堡的三个市场（肉市、鱼市和菜市），对我们独轮车夫来说，曾经是生存的场所。这是一方天地，一种命运，我们曾在其中与苦难进行了斗争。

在向你们如实诉说我们是什么样的人的时候，我们的话里不带有任何吹牛的成分。无名氏的故事也只有一处还有点甜丝丝的味道，那就是他们的言谈，我们将辛酸地回味回味。我们的全部家当只是有一部独轮车，除了懂得怎样使用独轮车，别无所。我们既不种庄稼，也不打渔，不带任何东西到市场上来出售。我们内心并不轻松地认为我们对市场的参与是必不可少的，我们觉得自己还不如棚顶上的铁皮、栅栏和摊位上的水泥那么重要。

女商贩们的货筐一旦太重的时候，独轮车夫就过来了，先是殷勤地帮一把忙，后来成了每天都提供的服务。一天下来，女商贩们凭着心意支付工钱。这很快就成了一种谋生的手段，其中的规矩沿习了下来。我们的祖辈当年是什么情况呢？他们象许多人那样，不过大概也并不怎么有才能，离开了种植园的泥巴，来到了城市的水泥路上闯荡人生，遇到麻烦时，这条道路并不好走。在浪迹他乡的游荡生活中，他们不得不养成一种习惯，到人多热闹、老乡在场使他们放心的地方去：在市场上找个地方。人家都看到了，他们的胳膊、大腿健壮有力。于是，人家请他们帮个什么忙啦，用人力车往某人家运送点什么东西啦，他们对人家感谢不尽。人家还叫他们去驯服牛，逮捉猪，给固执的母驴挪

个窝儿。他们为自己建造了住宅，我们不知不觉地继承了他们的技能，这就把我们与那些无能的黑人区别了开来，那些黑人除了有口气没有别的本事。

给女商贩们运送货筐，运送要摊在马德拉斯布上的货物，从她们那儿赚点钞票，搞点零星服务换点钱，这是我们的谋生手段——推独轮车——中最有干头的活儿。

但是，我们不大依傍别人。因而比较神气地出现在那些整天死守在货摊旁向多少穷人骗钱过日子的人们中间。在这些菜筐之间谋生，好日子不是太多的，任何兴奋的事情也不能迸发出希望之光。然而，在这里，在各个时期，贫困遇到了最不怕贫困的人们。

不过，众人中的佼佼者一直是皮皮，他是独轮车师傅，推独轮车的头领，年青女商贩们的红角儿，老年妇女们的儿子。他的头很大，脸上长着粉刺和肉疙瘩，就象一只芒果能表明树的种类一样，他是什么样的人，我们也是那样的人。哦，孩子们呀^①，谈到我们的情况，不可避免地合乎情理地要向你们谈到他的情况。

① 在当地，这是一种友好的呼唤。——译者注

母亲和梦魔^①

在开始讲述的时候，我们从头说起吧。他的母亲，我们叫她芒埃洛，后来成了公认的制做路边快餐的能手。这是一个既不丑陋也不漂亮的女人。在这位沉着冷静有条不紊的黑人妇女身上实在没有任何出众之处。她是父亲的第九个女儿。父亲在他的妻子法诺特与分娩痛苦进行过拼命挣扎的房间门口，度过了曾经满怀希望的一夜以后，不禁失望而又恼怒地叫了起来：

“跟在我身后的尽是女的！”

尽管用钉子钉死了癞蛤蟆，还供上了一小瓶圣水，命运又给他带来了一个女儿。他失望了，跑进矮树林里整整六天没有露面。

这个倒霉鬼是个泥水匠，干这个活计虽然能够挣到钱，但还是难以养活他的妻子和八个女儿。此外，他还养羊、猪和家禽，不时地卖掉，换回一些钱。他又养了两头奶牛，而且还想成为捕蟹的行家里手。因为每天夜晚，在谨行慎言的八个女儿的陪同下，他在罗伯尔镇的红树林中耕作，那里到处都是螃蟹。通过有点神不知鬼不觉的继承手段，他终于成了这块未开垦的土地的主人。为了栽种山药、白菜或白薯，他在这块土地上摆开了战场。如果说，罗伯尔镇上或是绿草地镇上家家户户零零碎碎的泥水工作占用了他整个白天时间的话，那么，他夜晚的一部分时

^① 传说中奸污熟睡妇女的魔鬼。——译者注

间就花在这些农活中了。干活时，身处对这些农活毫无兴趣的女人中间，他感到孤单，太孤单了。他不时地嘀咕着：女的，女的，跟在我身后的尽是女的。在这个尽是傻姑娘的女儿国里，他强迫女儿们接受粗暴的规矩。可是等他一走到小山脚下正在等他的那匹老骡子那儿，他的妻子法诺特就对这些规矩加以放宽。一到五点钟，邻居们就听见费利克斯·索莱依(他的名字)宏亮的声音，那是他在向他的“羚羊”们下达严肃的命令，并且总是以一句“记住我的话，嗯？就这样”作为结束。然后，他就离开了，同时总是向妻子讲着那句老话“得了，法诺特，看管好你的几个丫头”，而妻子这时正在递给他一盒饭，里面有鳕鱼、炸土豆片、焖牛油果和白菜。

他刚刚到达小山坡底下，他的女儿们本来一直是没精打采的，这时正象野花一样开放着，棉长外衣下正在发育的乳房也随之在抖动。她们随着父亲的远去不再拘束地扮着怪相。法诺特也是如释重负，假装着没有看到她们。但是，扮过怪相以后，担心后背会受到青藤条抽打所带来的皮肉之苦，她们都干着指派给自己的活儿。唉，艾丽斯和阿代尔还不到该负责任的年龄，在应该拔掉的杂草丛中尽情地玩耍，有时停止奔跑，动作敏捷地从随便什么地方抓住一株草，让自己又获得半个小时良好的心境。费利西泰坐着，身后是一把大刀，坐在正是要挖山药坑的地方，她在换着卷发纸。波利娜身穿一件熨烫得很平贴的连衣裙，脚穿一双擦得锃亮的皮鞋，那样子根本不象要到小山沟里去找肉质草。只有阿尔芒德和卡罗利娜，她们的年龄也大些，在认真地干活。一个在屋顶蓄水池的底部，另一个在安放捕蟹器的泥沼里。但是，她俩很讨厌干这种活，因而让螃蟹十几个、十几个地跑掉了，蓄水池里的渣滓也总是清除不尽。至于若斯利娜，朝猪圈里泼了两锅水，算是打扫过了，象给家禽一样又给猪扔了几个

熟过头的香蕉,然后,对着牛羊总是厌恶地大叫一声,把它们驱散开来,让它们在草地上胡乱奔跑。这位美貌姑娘在老远处跟随着,颇有牧歌韵味、幻想情调,被荆棘丛中的花儿陶醉了。吉内特迟迟才来到罗伯尔镇的市场上,被扔在一个顾客很少的角落里,待在她那个装着小不点儿山药的货筐后边,处于旷日持久的等待之中,一个劲地喊着“上等的山药,你们来看看”,这些不间断的施展魔力的请求,按照法诺特的说法是为了招徕顾客,但总是无济于事。尽管场面冷落,偶而遇上个大嫂来向她打听价钱,也不是随便还什么价就能成交的(有的生意她还是不做)。还是法诺特说得对,只有两个蛋的男人才开始体面的一天。就这样,将近下午两点钟,市场上死气沉沉,她想以最快的速度把山药低价卖掉,可是筐里还是满满的。在这段时间里,她的母亲法诺特没精打彩,慑于丈夫的专横,也不管女儿的事情。她打扫房屋,装好褥垫。天气不好,她抓住间隙晴朗的空子,把头天晚上洗好的衣服赶紧晒一晒,把剩下的脏衣服泡一泡,烤几个青香蕉和一块咸肉,然后朝移民路边的铁皮小房子走去,她在那里开了一爿小店,卖调味品和冰棒。白天,她就在那里,随时往山上跑,查看并补充食物,确实搞清楚阿代尔和艾丽斯没有被野草中的长虫吓昏,而这些野草正是她们好长时间以来应当拔掉的。白天的时光就是这样在流逝,一直到费利克斯·索莱依的那匹老骡子一边爬着山坡,一边打着响鼻出现时,一天才算过去。

刚把骡子关进栏里,费利克斯·索莱依从荆棘丛中拉出了一根青藤条,在被水泥磨得很硬的手指间将它打光。在克里奥尔语中,“荆棘丛”叫做“拉齐埃”(Iagiés)。他早就很狂怒了,甚至没有到法诺特一直在窥视他的小店里停留片刻,就向小屋冲去,边跑边嚷“女人们,我在这儿”,这一下在他的女儿中引起了难以名状的恐慌。阿代尔和艾丽斯长时间地沉湎于玩耍之中,通常

总是首先尝尝当天青藤条的滋味。然后就轮到吉内特了，她总是不能解释清楚这么好的山药怎么只卖了这么点钱？接着，被青藤条抽打得剧痛依次走过来的是卡罗利娜（蓄水池还是脏的，或者还没有装满水）、波利娜（她戴着一簇小旗形的肉质草作为装饰，这可永远不能为她作辩解了）、若斯利娜（她总是不能解释清楚牛羊跑到哪儿去了）、费利西泰（用了整整一天时间，说实在的，可以干的事情决不会仅仅是挖一个小小的山药坑），最后是阿尔芒德，挨了抽打，吓得大气也不敢出，她因捕捉逃跑的螃蟹已经是那么的精疲力尽了。而费利克斯·索莱依汗水涔涔，一边用力地摆弄着已经撕裂开来的青藤条，一边大叫着他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七十只篓子只捕了十五只螃蟹。天杀的！挨个打了之后，泥水匠坐在桌旁，法诺特给他斟上了少许潘趣酒，他痛苦地呷着，待会儿他还要去寻找牛羊，安放好捕蟹的篓子。

费利克斯·索莱依把女人与他生活中所有的灾难联系在一起，然后与全球的灾难联系在一起，很快又与宇宙间的灾难联系在一起。他不断发火的时期来到了。他那可怕的吼声震得房屋的隔板快要裂开了。有几个满月的夜晚，人们看到他从小院子里对着明月高叫：“女人，女人，我后面尽是女人！”一些富于同情心的朋友向他解释说，对一个有两个蛋的男人来说，不可能只生女孩，如今尽是女的，这就要明确相信一件事：费利克斯，有人在你背后送来了什么东西。因而，费利克斯·索莱依在房屋四周划上石灰线的范围内向迷了路的癞蛤蟆发起了一场无情的战争。每天夜里，癞蛤蟆多得很。每逢下雨天更是加倍的多。这些小动物（肯定是听从某个不怀好意的邻居的命令）正在给他带来他想挣脱的邪术。有一个星期五，正好就在罗伯尔镇上教堂关闭之前，他把一个小瓶子放进圣水缸里去装满圣水。就是这个黑色的星期五，他用很硬的木材，做成一百来个小木杆，洒上了教

堂的圣水，准备用这些木杆把那些爬到离家门口不到十米的癞蛤蟆钉在地上。不久，人们就看到他家房屋周围有一些这种两栖类动物，快干了，生了虫，被一群蚂蚁咬啮着，钉上了木杆，受着苦刑，快要死了。每天晚上，费利克斯·索莱依都来查看这些受难的癞蛤蟆，用竹竿的尖端蘸上圣水将它们润湿，口中念念有词地进行着被他说成是非做不可的祈祷。

费利克斯·索莱依的几个女儿从少女出落成了大姑娘。有一天，真叫人不相信，她们终于壮着胆子，把父亲撵走，让他去放鸡、放猪、放羊，去看螃蟹。你想要的这一群都给你吧，我们都对你腻透了。泥水匠一声不吭地穿上他那身寿衣到了镇上，请人家把他的那把大刀磨快，而后回到家中，在头顶上挥动着大刀。刀在空中挥动着，发出一阵刺耳的尖啸声，费利克斯·索莱依向忤逆的女儿们发出命令：一群臭婊子，给我滚！破烂货！他毫不放松地追赶她们，一直追到罗伯尔镇。在那里，只是由于骑警们有力的干预，不幸的姑娘们才有了一条活命。驱散了女儿们之后，泥水匠心绪宁静，怡然自得，尽管憋着一股怒火，看上去还是很高兴的。带着怒火，他又在戳着不小心爬过来的癞蛤蟆。不久，法诺特又怀孕了。费利克斯·索莱依亢奋得喊叫起来，一直到圣三会都能听到。

“啊，啊，啊，这下肯定是个男的！”

他加倍残忍地去对付癞蛤蟆。在他家两公里的方圆之内，都能看到一些祝圣过的、戳破了的癞蛤蟆。他的猜疑扩大到夜间飞来飞云的魔怪虫、蟑螂、畜力车盘上的牲口、钻耳虫、被赶到潮湿角落里的半透明的蜥蜴身上，扩大到蚱蜢、臭虫身上，扩大到在他的生死圈内被逮到的所有虫子身上。它们都被包在破布里，神甫每天早晨都把它们放在圣水缸里拯救它们。当法诺特分娩阵痛到来的时候，费利克斯·索莱依叫来了（不是菲洛梅娜，

她为他接下了八个倒霉的女孩)库巴里尔区的一个粗俗的妇女,人家管她叫圣·玛丽嬷嬷。她自吹接下来的孩子都是长着两个好蛋的男孩。阵痛的时间很长,很难受。

“可能是婴儿在肚子里连着了。”圣·玛丽嬷嬷立即这样判断。

为了破除扣留住婴儿的妖术,她把一条浸透了费利克斯·索莱依腋下汗水的手帕敷在法诺特疼痛的前额上。在被灯光照得亮堂堂的房间里,费利克斯·索莱依体验着平生最难熬的等待。听到婴儿的第一声啼哭,他急不可耐地紧贴在房间的大门上,结结巴巴地问道:

“圣·玛丽嬷嬷,请问,是个男孩吧?”

“圣·玛丽嬷嬷从窗子里逃走了,”法诺特回答他,“因为又是个女孩,费利克斯。”

费利克斯·索莱依甚至都不想看看婴儿。他跑到绿草地镇的树林里,六天没有露面。人们看到他在毛毛细雨中沿着甘蔗地行走,看到他奔跑着穿过洋苏木林,钻进难以进去的小山沟里。当他最终还是回到自己的家,找到由第九个女儿陪着的法诺特的时候,胡子也长了,人也显得老了,大家以为从此以后他会跟着干酪师傅专心学艺了。他的第九个女儿十分可爱,取名埃洛伊丝。若干年后,她成了法兰西堡市场上制做路边快餐的皇后,本书主人公皮皮的母亲——我们称她为芒埃洛大嫂。

埃洛伊丝没有给不幸的父亲再增添任何新的烦恼。她从不惹他生气。在令他失望的第九个女儿面前,泥水匠算是认命了,闭口不谈螃蟹、肉质草、蓄水池或到市场上去卖东西的事情。他只是要她管好羊和母牛,这正是她特别爱干的事。在太阳洒下经常是水晶色的、有时是玻璃色的阳光的草原上,她感到自由自在。各种各样的草尽管都在疯长,但仍使草原的芳香、颜色和起